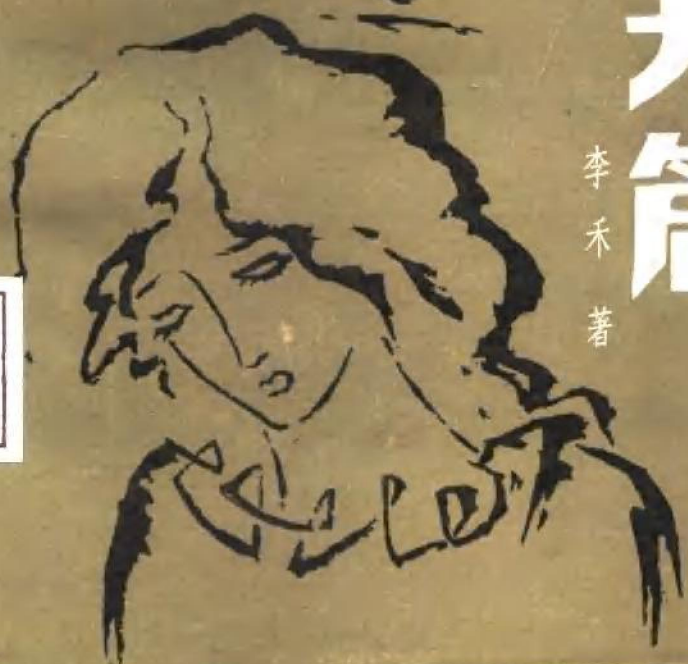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生的开篇

李禾 著



人生的开篇

李 禾 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民发
封面设计：棕 梦

人 生 的 开 篇

李 禾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0.75 插页1 字数230,000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,500

书号：10096·435 定价：1.85元

ISBN 7-226-00085-7/I·31

目 次

第 一 章

- 一 我不再是标准的好学生，校长奖赏我吸收
“维他命D”！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- 二 自由！自由！我向你呼唤！……………（ 12 ）
- 三 荷花仙女在哪儿？这世界太可怕了！……………（ 25 ）
- 四 谁能告诉我，大人的心中藏着多少秘密？…（ 42 ）
- 五 人生——多么玄妙的题目！……………（ 53 ）
- 六 梦——一个奇怪的梦！……………（ 62 ）

第 二 章

- 一 呀，那双小星星似的眼睛 ……………（ 68 ）
 - 二 她是“白天鹅”，我是“丑小鸭”吗？……（ 78 ）
 - 三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：我有朋友啦！……………（ 90 ）
 - 四 万岁！我们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！……………（ 106 ）
 - 五 我想当诗人，作品不成功。……………（ 118 ）
 - 六 我想皈依上帝，上帝不要我！……………（ 133 ）
 - 七 我明白了一些，又有一些不明白 ……………（ 144 ）
 - 八 风凄凄，雨淋淋 ……………（ 157 ）
-

第 三 章

- 一 一条陌生而崭新的路!(164)
- 二 去你的, 嗟来之食!(177)
- 三 我在梦中到了“那边儿”(188)
- 四 天哪! 爱情来了!(200)
- 五 莫名其妙的为什么? 拿不定主意的怎么办?(209)
- 六 算啦! 我决意仍旧做一个本分的学生。.....(222)
- 七 刘老师告诫我: Don't lose your way!
.....(232)
- 八 白经理劝说我: 不要当傻子!(243)
- 九 那堵墙倒了, 荷花仙女向我们走来!(257)

第 四 章

- 一 我发动了“反集训”, 谁料变成一场
混战(271)
- 二 四顾茫茫, 我好似被遗弃在荒野。.....(284)
- 三 到“那边儿”去! 到“那边儿”去!(295)
- 四 我不要你, 因为你不配做父亲!(304)
- 五 我吻了吻她, 为了我们真正的友谊!(320)
- 六 爸爸为我唱起一支歌, 我向人生走去!(331)

第一章

一 我不再是好学生，校长奖赏我吸收“维他命D”！

“喂，秦若萍，校长请！”

朱天勇砰地推开教室门，那张猪八戒式的大嘴哇哇叫。

“喂，秦若萍，校——长——请——你——咧！”

朱天勇声调提高了八度，大嘴咧到了耳朵根。

我下意识地站起身，教室里的五十双眼睛刷地把视线的焦点对准我，正在黑板上写英文生词的刘老师猛地扭回了头。

什么事儿？怎么惊动了“活阎罗”（我们都这样称呼校长，对不起得很，我总是记不住他的名讳）。朱天勇嘴里吐出的那个“请”字，讥讽、刻薄、幸灾乐祸，真不是人味儿。然而，分明预示着不祥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的心禁不住咚咚地跳。

“去就去吧！不要紧张！”

刘西让老师慢慢地走下讲台，和气地向我说。我希望从他的表情上，探测到一星半点消息。可惜，那张生气勃勃的

英俊面庞，竟也是一片迷惘。

万里无云，碧空如洗。古城西安的八月，太阳依旧火燎燎地烤人。正是上课时间，学校静悄悄的，仿佛是一座跑了和尚的大寺院。我一步一挪，惟恐踩死蚂蚁似的，沿着卵石铺的小路向校长室走去。我使劲儿想呀想：我到底什么地方犯了过失，竟至于有劳“活阎罗”相请？……

是不是因为我变成了“捣蛋槌”？

不错，想从前，我曾经是一名多么标准的好学生啊！我规矩得象小绵羊，聪明得象百灵鸟。每学期考试，总在前三名，只有上上上学期，考了第五名，那简直是一场奇耻大辱，气得我哭了整整一节课。至于操行，更不用说了。就象妈妈说的那样，老师的话对我犹如“圣旨”。我老实胆小，沉默寡言，咳嗽一下也怕声大了，引起老师不高兴。平常上课时，我更是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，除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课本，旁的事儿一概不问。不信，看成绩单好了，哪个学期的操行不是九十多分？

但是，这一切全都过去了！过去了！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怎么啦。反正，天晓得，有那么一股莫名其妙的骚乱情绪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也不知什么时候窜进我的心里，翻腾来，翻腾去，我越来越被它牵住了鼻子。

我讨厌功课了！“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叟不远千里而来……”哎呀，一个糟老头儿和皇帝佬儿谈话，有什么意思？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，天天念这样的经，烦死了！“我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火药、指南针、印刷术三大发明闻名于世，堪称文明古国”。唉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，老是提说祖宗的业绩，丢人死咧！还

有，那些几何啦！物理化学啦！更让我头疼，不听不明白，越听越糊涂。

不不不！这并不是原因的全部。实在说，功课太重啦！太苦哪！我真有点受不了。我总是不明白，有什么必要让一个人一下子学十几门课程？看那个功课表，排列得多密！多紧！一个礼拜内，国（文）英（文）数（学）十八个小时，物理、化学各三个小时，历史、地理各两个小时，此外还有公民、童训、体育、美术、音乐等等。可敬而又可气的老师们，也许以为我们只学习他教的那一门课，也许以为我们的一天足有三十六小时，也许什么原因也没有，只是看样儿学样儿。他们比赛似的在每堂课之后，布置一大堆练习。国文课要作文，英文课要背生词，数学课要做习题，理化课要背定理，史地课要做问答，并限定用毛笔书写；此外，每礼拜还要按校方规定向级任导师交一篇五百字以上的周记。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：小考、抽考、月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、全校考……。反正，谁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谁也不问你有没有兴趣，谁也不想想你能不能消化，所有的老师们联合一致，使用一切手段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往你大脑里塞，一点也不担心撑破了它。

不不不，这也不是原因的全部，问题好象是我有点儿厌倦学校生活了。“丁铃铃，丁铃铃——”一年又一年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天又一天，天天走同样的路，天天出进那座铁栅栏校门，天天一次升旗、降旗典礼，天天在“起立”“坐下”声中，听没完没了、罗里罗嗦的课……。 “丁铃铃，丁铃铃——”，摇铃的工友换了好几个，那铃总是摇不破。

不不不，所有这些原因，都没法儿解释我到底出了什么

毛病……

不管怎样，我这股骚乱的情绪总是要执拗地寻求出路的。于是，我不安分了，不规矩了，开始越来越热心地参加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小捣乱活动。我和朱天勇同坐一张课桌，那家伙是猪脑子，一上课就打盹儿，一打球就来劲儿，期末考试的时候，除过体育和音乐，全部吃鸡蛋，十七岁了，还陪着咱们上初中三年级，要不是入了三青团，早就被开除了。不过，他可是班上最大的“捣蛋槌”，天天都有新花样，比如：给教室的门顶只簸箕，给女老师的新衣服抹鼻涕，给女同学的课桌塞癞蛤蟆，给前排坐位的同学贴王八。有一次，他偷偷在讲桌下面点燃了一支“二踢脚”炮仗，吓得王大头几乎昏过去！

当然，朱天勇毕竟是猪脑子，他那些小捣乱，虽然也能让大家哈哈大笑，可也不过是低级的、小孩子式的恶作剧。

我可要文雅得多呢！比如：教几何的段老太太，外号“段半点”，她上课总是只讲半点钟，提前二十分钟下课。她喜欢自吹自擂，一张口便讲：“几何学是学问中最深的学问，数学中最高级的数学，只有最聪明的脑子，才配学几何”。我听她的课常走神儿，她便常常用粉笔头儿打我，她打得很准，好象受过专门训练，总是击中我的眉心或者鼻尖。我脑筋一动，信口编了一首口歌：“人生究竟有几何？何必终日学几何？学了几何有何用？不学几何又如何？”这口歌写在段半点上课前的黑板上，气得她脸孔变成茄子色。后来，这口歌传遍了全校，可以说是我的得意之作。再比如：每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，由朱天勇站在高高的土台上，指挥全校七百多名学生唱国歌。其实，与其说是他指挥大

家，不如说大家指挥他，他不过跟着歌声的起落机械地在空中划拍子而已。可他那副神气的样子，就象孙猴子当了弼马温。这么着，我便想法儿治他，“三民……”我拖长了四分之一拍，“主义……”又加快了四分之一拍，“吾党……所宗……”我突然提高了几度。我的嗓音不坏，周围的同学又有意跟着附合，加上其他班级的同学并不懂得怎样按照指挥唱，只知道随着溜。这一来，朱天勇的指挥便失灵了，七百多个喉咙发出的声音，忽高忽低，忽快忽慢，节拍紊乱，声部混杂，象鬼叫，象狼嚎，象小老鼠打架，象老和尚念经。那个乱劲儿，要不是我硬憋着，只怕能笑得趴在地上打滚儿。

呀，是不是因为这，朱天勇向“活阎罗”告了我？

不，不可能！朱天勇那个猪脑子，不论怎样也发现不了我的奥秘。

那……，是因为刚才国文课上发生的事儿吗？

教国文课的王洛书老师，五十七、八岁了！他脑袋象冬瓜，特别特别大，头顶光秃秃的，象块不毛之地，外号“王大头”。别看他块头不小，是虚胖，脸色黄黄的，稀疏的眉毛下挂着一双浮肿而耷拉的眼皮，不论什么时候，总象没睡醒。他整年四季穿一身黑市布中山装，前襟上布满星星点点的饭痂油渍，袖头黑油油的发亮，纽扣有黑的，也有灰的、蓝的。他不苟言笑，时常摆出威严的面孔，但同学们并不怕他。上国文课，那是最轻松的钟点。

昊天上帝，则不我虞，

……

昊天上帝，宁俾我遯，

……

他讨厌讲“国定本”课本，更讨厌讲白话文。他认为白话文算不得文章，所以常常选讲一些古文，除过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，还有《郑伯克段于鄢》、《桃花源记》、《吊古战场文》，不过，更喜欢讲《诗经》。所谓讲，其实只是自己摇头晃脑地念，在讲的过程中，告诉大家哪里应当“划圈”，哪里应当“点三点”，哪里是文章“转过来了”。他讲他的，大家吵大家的，他很少管。

我听不懂《诗经》，也不想花脑筋研究那些稀奇古怪、诘屈聱牙的词句。这当儿，我正在偷偷看小说。我从前读过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，后来又读过《三侠剑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济公传》，起初觉得挺热闹，读得多了，就腻了，很希望找点有意思的书换口味。在一次周记上，我流露出了这样的想法，担任级任导师的刘西让老师看了后，便借给我一本《家》，要我细细地读一读。不过，他一再叮咛我：这本书是禁书，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。

啊，这可真是一本好书，一打开它，我便再也丢不开手……。

我抓紧一切时间读它，再也没心思听课。巧得很，我的课桌上有一个黑水瓶盖大的洞，我将书塞进抽屉，把要看的字行凑近洞口，上下左右慢慢移动，这样，便能顺顺当当读下去。我已经读了好几堂课了，没有一个老师发现我的秘密。他们站在讲台上，只会看见我坐得规规矩矩，头勾得低低的，还以为我专心致志地盯着课本呢！

三十日终于到了……

我的心突突地跳，美丽的鸣凤被卖给了该死的冯乐山，这可怎么好？觉慧呢？岂有此理，他和鸣凤那么好，平常说

话是那样的激昂慷慨，为什么这会儿躲躲闪闪？

“秦若萍——”

谁叫我？讨厌！

“秦若萍——”

我抬起头，只见王大头正向我走过来，我连忙站起身。

“刚才我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鸣凤……”我赶忙捂住嘴巴，该死，我怎么溜了嘴。

“《魏风》？哪里话？我根本没有讲《魏风》！”

我不做声，王大头继续考问：

“‘昊天上帝，则不我遗’，此句如何解释？”

我眨巴了几下眼睛，王大头紧追不放地问：“说呀，此句如何解释？”

“意思……意思是……老天爷呀，你可别把我丢了！”

哄堂大笑，王大头摇头叹息，接着问：“你怎么不专心听课，老是在抽屉里摸什么？是不是玩麻雀？”

糟！王大头发现秘密啦！急中生智，我装做取书包，顺势把那本《家》朝朱天勇的抽屉里一塞，踢了踢他的脚，示意他暂时代我保管，然后大大方方地把书包扔在书桌上。

“王老师，你搜嘛！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唉——”王大头看也不看我的书包，象念经一样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桀桀之材，不荷栋梁之任；斗筲之器，何容仓廩之量？我看你近来对功课甚为疏懒，若不改正，我可要告诉令尊教训你的。”

我顾不上听他的话。朱天勇把《家》公然放在课桌上，好奇地翻着。这家伙，好大的胆，我碰了碰他的胳膊肘，要他把书还给我。

“听着，我重讲一遍。”王大头用手指在嘴唇上沾了点唾沫，翻了翻教材，“‘昊天上帝，则不我遗’，意思是说：老天爷吗？它连饭都不给我吃！懂了吗？老百姓何其如此怨恨上天？其故在于上天不公；上天何以不公？其故在于人间不平……喂！喂！干什么？”

我和朱天勇正在悄悄进行争夺战，朱天勇不肯把《家》还给我，我猛地抓了一把，不料打翻了墨水瓶。墨水从课桌上淌下来，沾污了他的白色运动鞋。他恼了，将剩下的墨水泼在我脸上，我抹来抹去，抹了个大花脸。

“唉！唉！孺子不可教也！”

王大头举起粗大的手，将食指和中指蜷成秤钩儿，这秤钩儿在朱天勇头顶绕了个圈儿，忽地落在我的后脑勺上。

“我要给你吃咣咣！”这是他最常用的也是最严厉的处罚。咣！咣！我的后脑勺又痛又麻。我龇牙咧嘴，眼睛里迸出了泪花，朱天勇高兴得吃吃地笑。

王大头偏心眼，不，王大头欺软怕硬，我恨死他了。

下了课，朱天勇拿着《家》一溜烟跑了。哼！他能看懂吗？狗看星星……

校长室到了。这间房子在教员休息室隔壁，门窗刷着蓝色油漆，窗玻璃也刷着蓝色油漆，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室内的情况。但我可以想象出来，这会儿，“活阎罗”正庄严地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前办公事。“活阎罗”的长相很怪，留着大背头，但只有三、四绺灰白色的头发；戴一副大墨镜，几乎占据脸部面积二分之一；两条深深的鼻纹沟，很对称地拉下来，象一个篆刻的“八”字，这个“八”字又很对称地套住一撇八字胡，而嘴唇薄得就象用米达尺画的一条直线。他的打扮

更古怪，上身是黑色的粗呢中山装，胸前佩带着蓝底白字的三角形校徽，口袋上别着时兴的美国原子笔（注）；下身是黑绸宽裆裤，丝带儿扎着裤脚；皮鞋总是擦得贼亮，却在包脚布上套着绣花土布袜子。这副样儿，总使我想起平安商场那个卖“大力丸”的江湖郎中。

我定了定神，胆怯地喊：

“报告——”

没有人应声，我轻轻推开一道门缝儿，只见“活阎罗”背对我坐着，正在用心用意看报。

“报告——”

他仍然不应声。我悄悄走进去，站在一旁，踮起脚尖，瞅了瞅报纸标题：《和尚娶妻奇闻》。

“嘻嘻——”

“活阎罗”笑了。我有点不耐烦，故意重重咳嗽一声。他吃惊地回过头，突然，噌地从太师椅上跳起来。

“你就是秦若萍？”

他的声音象戏上的太监，又尖又细。

“你知道本校校规吗？哎！”

校规有几十条，“活阎罗”亲自宣布过，我记得：不准议论国事！不准违抗师长！不准吃零食！不准穿短裤！不准留分头！不准抹雪花膏！还有，不准跳交际舞！不准打扑克……

“你说，你违犯了哪一条？”

我不知道，委实不知道。我垂下眼皮，不安地盯着脚地

（注）原子笔：即现在的圆珠笔。

的方砖。

“怎么不吭气？哈哈——”“活阎罗”背着手，围着我的身子一边转，一边打量，就象牙纪在骡马市上验牲口，

“哈哈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看样子，你和你爸爸一样，倔得很，标准的陕西愣娃！可你晓得吗？我专门调教倔驴！”

他突然拧住我的耳朵，把我的头按在桌子上。我看见，那本《家》就在我鼻子下面。

“说！书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你爸爸的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

“是借别人的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

“妈的×，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驴×的，你长下吃天的胆子了，竟敢看这种书！”他朝我吼叫着，“这个巴金，我早就知道是个俄国人收买的安那奇主义者。这个安那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这个巴金专门宣传赤化，这个《家》早就禁了，你知道不？”

我不做声，心里直恨朱天勇，这家伙太卑鄙了。

“好啦！这个按照校规不能不处罚。不过，这个现在是这个民主时代，一切都要讲民主。你自报吧？受这个什么处罚？”

我下意识地将手心在裤缝上蹭来蹭去。我听说，“活阎罗”常常卸下门闩打板子。我上小学时就有经验，手心发热后可以减轻挨板子的疼痛。

“哈哈，这个怎么能这个。”“活阎罗”摇摇头，很不以为然，“你是快毕业的初中学生啊！这个要是在从前，起码相当于这个举人，刑不上大夫嘛。所以这个的这个，不能用一年级学生的处罚办法。”他说着，在我肩膀上拍了拍，“这样好了！把这个板凳端到这个外面。”

屋子外面，阳光照得我眼花，“活阎罗”让我把板凳放到了太阳地里。

“好啦！这个——，你可以站上去了！很好，这个这个就这样，这个这个再把双手举起来！两腿打弯儿，双目平视，收腹、挺胸！好，好得很！这个的这个叫做吸收维他命D，懂不懂？阳光含有大量的维他命D，吸收得越多，这个的这个很有营养。”

啊，请想想看，我——从前的标准好学生，此时此刻，活脱脱象被人捉弄的猴儿，作出这种丑模样，多么可怕。我不能反抗，任人作践，多么痛苦。“丁铃铃——丁铃铃”，最可羞的场面来了，从各班教室里涌出闹嚷嚷的同学们，他们快乐地跑着，跳着，笑着，象看把戏一样争先恐后地向我涌来。鲜血冲上我的脸颊，脑袋嗡嗡地响，心跳加速了，我急忙闭上眼……

“哈哈——”我敢肯定，是朱天勇向我扮鬼脸。

“哈哈——”一定是段半点，可恶的老太太。

“哟——，哟——”是一年级的碎娃们，奶声奶气的怪叫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……”天哪，是爸爸。那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，我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听出来。他刚刚下课吧！为什么不回家，偏偏到教员休息室来。他的脚步在我身边停了停，

我颤抖起来，准备承受他结结实实的几巴掌。可是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一片血红，一团漆黑，无数闪烁的光点，在飞舞，在飘荡；汗水顺着脖子流进胸口，象许多小虫虫蠕动，又刺又痒。我的手臂好象托举着倒塌的天，沉重得失去了一切感觉，两条腿越抖越厉害，身子跟着摇摇晃晃。

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象洪水一样向我扑来，我咬着牙拚命抵挡。。嗡——闪烁的光点哗地散开了，化作浓浓的烟雾。我向它倒下去！倒下去……

二 自由！自由！我向你呼唤！

“叽——叽叽——”一只麻雀从格子窗的破洞里探进头，顽皮地冲着我叫。

“丁冬丁冬……”八音钟奏出好听的音乐，时针指向四点半。

哎呀，怎么睡过了头，误了上学时间，我忽地掀开被子，一骨碌翻起身。“咣当”，放在床边杌子上的红花碗被打翻在地上。

妈妈抱着一堆脏衣裳，慌慌张张跑进来。我望着打碎的红花碗，吓得急忙收回脚，一步一步缩到床角落。

“醒了吗？萍儿！”

奇怪，妈妈非但不训我，还朝我笑。

“躺下吧！好好歇一歇！”

怎么回事儿？妈妈今天太好啦！

“还有哪儿不舒服？头痛不？恶心不？想不想吃点东